

中國書院

第五輯



中國書院

第五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书院·第5辑/朱汉民主编.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10

I . 中... II . 朱... III . 书院—研究—中国
IV . G649.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4588 号

中国书院·第五辑

朱汉民 主 编

责任编辑：孟可文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刷科技研究所实验工厂印装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75 字数：410000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55-4043-0/G·4038

定价：25.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书院》编委会

主编 朱汉民

海外主编 李弘祺

副主编 邓洪波 章启辉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兴国	王炳照	邓洪波
朱汉民	刘琪	刘海峰
陈谷嘉	李才栋	李弘祺 (美)
杨慎初	肖永明	吴霓
宋恩荣	金林祥	金相根 (韩)
季啸风	周汉光	姜广辉
高明士	高烽煜	黄新宪
龚抗云	章启辉	鹤成久章 (日)

编务 周敏如 杨瑞陶

稿 约

《中国书院》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书院》以联络海内外学者，推动书院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主要发表中国书院研究与书院相关的文化、教育、学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开辟书院学论坛、书院与学术、书院与文化、海外书院研究、书院学人、比较研究、文献与资料、今日书院、宋明理学研究、清代学术、传统教育与文化、研究动态、新书评论等栏目，欢迎赐稿。稿件一经采用，即付薄酬。

来稿请用标准简化字誊写清楚，注释采用页下注。

来稿请附英文题目并作者姓名英译。

翻译文章请附原文与原作者授权文书。

稿件不退，请自留底稿。编辑部将及时通知审稿情况，如逾半年未作答复，作者可另行处理。

《中国书院》设编辑部负责处理日常编务工作。编辑部设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书院研究室。

邮政编码：410082 联系人：邓洪波

联系电话：0731-8822316 传 真：0731-8829394

目 录

传统教育

儒家传统中“教育”的涵义及其现代启示	黄俊杰 (1)
论中国传统教师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金林祥 田春利 (17)
传统教育观与人才培养	向世陵 (42)
传统启蒙教育的使命——朱熹的论说	徐 梓 (62)
传统教育资源的现代转化 ——以晚清书院的嬗变为例的个案研究	田正平 朱宗顺 (82)
从 21 世纪开端看 20 世纪初年中国的留美运动	(美国) 江勇振 (105)

学校与科举制度

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解释：从艾尔曼(Benjamin Elman) 对明清考试制度的研究谈起	(美国) 李弘祺 (130)
科举教育与“科举学”	刘海峰 (161)
从北宋王安石经义取士到明洪武八股文形成的现代诠释	刘 虹 (181)
从元代国子监办学模式的演变看传统人格的养成	王建军 (213)

书院教育与书院历史

- 中国书院教育概论 邓洪波 (244)
明清变局下的书院 古伟瀛 (272)
试论清初书院的恢复和发展 白新良 (321)
清代福建书院的若干特色及当代价值 黄新宪 (335)

书院与文化

- 书院与社会教化 肖永明 唐亚阳 (359)
书院制度与理学的形成 姜广辉 (378)
书院与社会：徽州书院之研究 (1200—1644)
..... 刘祥光 (395)

经学与理学

- 经学教育的人文特质与变革动力 朱汉民 (418)
从“成于乐”到“移风易俗”论中国古代乐教传统
..... (美国) 顾史考 (429)
明末清初理学与耶稣会教育传统的遭遇：
以熊明遇的启蒙为例 徐光台 (445)

书评

- 关于《中国大学》一书“书院观” 李才栋 (472)

会议纪事

- 岳麓之会感怀.....刘海峰 (493)

书院动态

-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再度获奖..... (41)
韩国书院史研究专家访问岳麓书院.....(61)
《中国书院》画册出版.....(104)
“传统中国教育与 21 世纪的价值与挑战”
 国际研讨会在岳麓书院召开..... (129)
邓洪波教授寻访日本书院..... (243)
王建梁先生以《清代书院与汉学的互动研究》
 获博士学位..... (417)

●传统教育

儒家传统中“教育”的涵义 及其现代启示

黄俊杰

一、引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之中，虽历经专制肆虐，人祸荼毒，但终能绵延发展，百折不挠，充满强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强韧的生命力，渊源不一，有其上层及下层结构之基础，^①在历史演进中虽有其时代及地域的差异，^②但少见全盘性之革命。^③在造就中华文化的这项特质的诸多因素之中，教

① 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讨论，参考：钱穆：《国史大纲·引论》，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姚从吾：《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收入《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1册，12~14页；余英时：《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收入氏著：《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71~284页；James T. C. Liu(刘子健)“Integrative Factors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Their Interaction,” 收入：James T. C. Liu and Wei-ming Tu(杜维明) eds. Traditional China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70), PP. 10~23.

② 谭其骧：《中国时代差别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检讨(上篇)》(台北：谷风出版社，1987)，27~55页。

③ 参考：S. 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P. 221~256.

育传统的绵延不绝，是一项极具关键性的因素，其中尤以儒家贡献最大。

儒家对传统文化充满敬意，敦厚以崇礼，温故而知新，他们守先以待后，通过教育而接引后学，他们经由教育而解释世界，也以教育作为改变世界的手段。在悠久的儒家传统中，教育最居首出之地位。但是，儒家传统中“教育”的涵义是什么呢？我们在本文第二节首先探讨儒家传统的“教育”具有三项涵义：(1)教育作为“主体性的觉醒”，(2)教育作为“典范学习的过程”，(3)教育作为“社会政治改革的事业”。接着，本文第三节再扣紧现代教育的两大弊病：(1)因知识商品化而使学校日趋“异化”(alienation)。(2)师生关系之走向契约化，分析现代教育的重大弊端，都直接或间接与工业化及资本主义化的文化发展趋势有关。最后，我们站在展望21世纪之立场，申论儒家传统中“教育”的涵义及其现代启示，呼吁从传统中华文化的“教育”理念及其经验中，开发其21世纪的新启示。

二、儒家传统中“教育”的涵义

从儒家教育思想与教学经验来看，儒家所谓的“教育”，大约可以区分为三个内涵：(1)教育是一种“主体性的唤醒”，这是从受教育者的立场而提出的；(2)教育是一种“典范学习的过程”，这是从学习者与学习对象之互动而说的；(3)教育是一种“社会政治改革的事业”，这是从教育所发挥的作用而说的。我们依序分析儒家教育的这三种涵义。

(1) 教育是唤醒主体性的事业

在儒家传统之中，“教育”的第一项涵义就是：一种“唤醒主体性”的过程，“教育”也以“唤醒主体性”为其目的。儒家所认知的这项“教育”的涵义，在《论语·学而》第一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中“学”字的解释之中，可以具体而微地显示出来。

孔子（前551—前479）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教师，透过教育教学将“小人”转化为“君子”，并鼓励有德无位之君子出仕而成为德位兼备之君子，诚如萧公权（迹园，1897—1981）所说：“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①孔子以教育荡平封建社会的阶级藩篱，《论语·学而》第一章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可以透显孔门教育的风范。孔子回顾自己的学思历程，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但是，孔子所谓的“学”并不是指书本的知识，而是指道德修业。《论语·雍也》记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段话很能印证：孔子心目中的“学”是指诸如“不迁怒，不贰过”之类的德行修持而言。

从孔子以降，儒家传统中所谓“学”就是指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唤醒。《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一语中的“学”字，从汉代以降一直是解为“觉”，《说文》：“觉，觉悟也。从教，从门。门尚朦也。臼声。学，篆文‘𠂇’省。”^②《白虎通·辟雍》：“学之为言，觉也，已觉悟所未知也。”^③梁代皇侃（488—545）疏解这句话，也引《白虎通》的说法：“白虎通云，学，觉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而去非取是，积成君子

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1983，第56页。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63，第128页。

③ 陈立：《白虎通疏证等二种》，台北：鼎文书局，1973，第85页。

之德也。”^①

到了南宋朱子(晦庵, 1130—1200)撰《论语集注》，才提出新的诠释。朱子说：“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②朱子将“学而时习之”的“学”字解为“效”而不解为“觉”，引起后人很强烈的批评。明代大儒王阳明(1472—1529)《传习录》就有一段对话对论朱子的解释：^③

予仁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儒以学为效先觉之所为。如何？”先生曰，“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功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觉之所为，则只说得学中一件事。事亦似专求诸外了。‘时习’者，‘坐如尸’，非专习坐也。坐时习此心也。‘立如斋’，非专习也。立时习此心也。‘说’是‘理义之说我心’之‘说’。人心本自说理义。如目本说色，耳本说声。惟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说。今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安得不说？”

王阳明批评朱子将“学”解释为“效”，求之于外，违反“学”之作为“主体性觉醒”之原意。清儒毛奇龄(大可, 1623—1716)更是痛批朱注：^④

学有虚字，有实字。如学礼、学诗、学射、御，此虚字

^① 《十三经注疏》(下)，台北：文化图书公司，1970，第2457页。

^② 朱熹：《论语集注》，收入《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7页。

^③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第132页，《薛侃录》，第111条。

^④ 毛奇龄：《四书改错》，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台北：四库全书编纂处，1965，第165册，第170页。

也。若志于学、可与共学、念终始典于学，则实字矣。此开卷一学字，自实有所指而言。乃注作“效”字，到训实作虚，既失诂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时习？又且从来字学并无此训，即有时通“效”作“倣”，亦是虚字。善可效，恶亦可效。《左传》“尤人而效之”，万一效人尤，而亦习之乎？错矣！学者，道术之总名。贾谊《新书》引逸《礼》云：“小学业小道，大学业大道。”已学道言，则大学之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也。以学术言，则学正崇四术，凡春秋《礼》、《乐》、冬夏《诗》、《书》皆是也。此则学也。

毛奇龄以“学”为实字，指“道术之总名”，这种批评可能对朱子而言未尽公平。朱子在《答张敬夫》函中，提出进一步的说法：^①

学而，说此篇名也。取篇首两字为别，初无意义。但学之为义，则读此书不可以不先讲也。夫学之者，以字义言之，则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谓也。以事礼言之，则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谓之学。虽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学，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独专之，则所谓学者，果何学也？盖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于圣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谓“儒者之学”是也。盖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学者有三：辞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尹侍讲所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学而至于圣人，亦不过尽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颜子之所学，子思孟子之所传，皆是学也。其精纯尽在此书，而此篇所明又学之本，故学者不可以不尽心焉。

朱子所谓“学”，指“所以学为人”，是指“至于圣人之事”。这种

^① 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台北：富德文教基金会，2000，第三册，1252 ~ 1253页。

意义下的“学”，绝对不只是外在的而作为“道术之总名”的“学”，而是与学者的心灵之觉醒不可分的内圣之学。朱子在答学生之问时说：^①

今且理会个“学”，是学个甚底，然后理会“习”字、
“时”字。盖人只有个心，天下之理皆聚于此，此是主张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里得理来！惟学之久，则心与理一，而周流泛应，无不曲当矣。且说为学有多少事，孟子只说“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盖为学之事虽多有头顶，而为学之道，则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

从这一般答语看来，朱子虽然以“效”解“学”字，但是，他强调“学”必须以“心与理”，就触及学者的“心”之觉醒问题了。

(2) 教育是指典范的学习

儒家传统中“教育”的第二项涵义就是：教育就是指受教育者经由学习典范而自我提升。这种“典范”最具体而直接的就是师长。先秦儒家孔孟荀都强调师长在教育过程中所发挥的典范的作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他很重视老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孟子(约前 371—前 289?)也主张所谓教育就是一种典范的学习的过程：

(1)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孟子·离娄上》)

(2)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二十，《论语二》，446～447页。

孟子认为，施教者必须先践行正道，树立楷模，如不能建立典型，则虽自己的家人，亦无法施教。

荀子(约前298—前238)认为亲近师友是最好的求学方法。荀子说：

(1)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荀子·劝学》)

(2) 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荀子·性恶》)

荀子认为相对于《诗》《书》《春秋》等典籍而言，师长之教诲方便而直接，而且影响深远，所以他对待教育过程中师长的角色极端重视，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正是强调师长的重要。

师长之所以可以作为学者学习之典范，乃是因为师长能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而且，老师深知教学之兴与废，《礼记·学记》说：“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未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老师既知学之难易美恶，又能博喻，所以，老师可以作为学生的典范。

在儒家传统中，老师是学生学习的典范，所以，尊师是儒家教育的重要传统。《礼记·学记》早就有“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敬学”的说法。《白虎通·辟雍》也有“尊师重先王之道”^①之说。西汉杨雄（前53—后18）说：“务学不如求师。师者，人之模范。”^②在儒家传统中，老师是典范，教育就是一种典范学习的过程^③，这种教育观到了唐代韩愈的《师说》，有力地宣称“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④更是将求师与求道加以统一。

（3）教育是社会政治改革的事业

在儒家传统中，教育不仅是为了求取知识而已，教育更是为了社会政治的改革。孔子栖栖遑遑，席不暇暖，游说各国，有心于以其学说兼善天下，但屡遭挫败之后，退而著述讲学，设帐授徒。孔门教学的目的不仅为了解释这个世界，更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孔子门徒三千，绝大多数皆以致仕为其目的，孔子曾慨乎言之：“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孔子自己本人亦颇思以其学易天下，出疆必载质，对自己之政治才干满怀信心：“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孔子充满用世之热忱：“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论语·子罕》），他认为为学的目的即在于积极之用世：“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孔子教导学生亦持积极入世之态度，希望透过教育而化导学生成为命世之贤才。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

^① 陈立：《白虎通疏证等二种》（台北：鼎文书局，1973），第85页。

^② 江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学行》卷第一，第18页。

^③ 《荀子·致士》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

^④ 韩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卷十二，《师说》，101~102页。

孔子心目中的“士”，正是勇于承担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从孔子以降，儒家都以教育为社会政治改革的事业，朱子在他所写的《大学章句序》中，也区分“大学”与“小学”的不同，并明白指出“大学”所学在于修己治人之道。朱子说：^①

三代之隆，其法寢备，然后王官、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于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朱子在《大学或问》中，又详细发挥“大学”与“小学”的区别在于：“大学”在于“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②但这一切都必须以“谨夫洒扫应对之节”的“小学”功夫作为基础。

在东亚儒学史上，将儒家“教育作为社会政治改革事业”这项涵义，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应推德川时代(1600—1868)日本古文辞学派大师荻生徂徕(1666—1728)。荻生徂徕将《论语·学而》第一章“学而时习之”的“学”字，解释为“学先王之道”。荻生徂徕说^③：

单言学者，学先王之道也。学先王之道，自有先王之教，传《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是也，习者，肄其业也。时习之，王肃曰：以时领习之。传《礼记·文王世子》曰：春颂夏弦，秋学礼，冬读

① 朱熹：《大学章句》，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

② 朱熹：《大学或问》（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和刻近世汉籍丛刊本），1~2页。

③ 荻生徂徕：《论语征》，收入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东京：凤出版，1973），卷一，4~5页。